



岛依我恋四十二年

□吴忠波

我摩挲着泛黄的剪报本，那些纸页充满着霉味，在书房里阵阵发散，让我想起1983年的秋天。那天，阳光斜斜地照进县委宣传部的窗棂，照在我这个攥着钢笔、手心沁汗的20周岁通讯员身上。

一

记得第一次见到《烟台日报》的编辑老师，是在这年的深秋。我揣着焦副部长让我改写了七遍的《长岛食品公司加强蔬菜基地建设》手稿，乘着摇晃的海轮、颠簸的客车，穿过蓝潮、晨雾，走进犹如圣地的烟台日报社。

在编辑部的墨香与印刷机的嗡嗡声里，那位戴着眼镜的老编辑用红笔圈画时，我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在这里，李洪广、孙洁迟等部主任都接待过我。当一篇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见报时，我站在县委门口的报栏前，看着自己的名字一次次变成铅字，心中激动不已。海风把报纸吹得哗哗作响，像在为我鼓掌。

1984年，《烟台日报》的铅字仍跳动着当年的热量：长岛扇贝养殖产业先在南长山镇兴起，赵王村王家永是翘楚。一篇《长岛扇贝“大王”》，最早由我和同事徐滔采写，在《烟台日报》上发表，拉开了扇贝养殖产业的典型宣传序幕。

此后，《长岛成为全国最大扇贝养殖基地》《长岛加快海岛建设步伐》——这些标题如同海带养殖架上整齐的浮漂，标记着产业转型的轨迹。当年我在媒体发稿60篇，其中在《烟台日报》上发了20余篇。

1991年我到广电任职，第二年，在全省首个小康县的桂冠落在长岛渔家的屋檐下时，我与同事吴忠云和吴长平等，用笔和声屏积极在《烟台日报》等市级媒体上耕耘。30余篇报道织成的“小康县”荣誉网，打捞起这段闪着鳞光的岁月。

我记得1995年《烟台日报》上那行醒目的标题：《长岛养殖量连续八年超过捕捞量》，它像养殖区里成排的浮球，在记忆的海面上起伏。次年，《中国鲍鱼扇贝海带之乡》的金字招牌，又挂上海岛的门楣。

我学会了在渔船的甲板上写稿，在抢险救灾的浪涛里记录。一次海上特大风暴后，我随刘县长的船在墨色的浪谷间起伏了一昼夜。咸涩的海水把采访本打湿成波浪的形状。那些沾着海盐的句子，最终都变成了《烟台日报》上跳动的文字。那年的邮递员小哥总是笑着喊：“嘿，今天又有你们的大作！”——1995年，这样的赞佩竟有78次。

二

1998年我到南隍城乡任职三年，将《烟台日报》村的匾牌挂进了村里的荣誉室。《烟台日报》带着油墨香走进渔家，成为精神灶台的另一道“鲜味”。2000年5月，烟台市第八届青年集体婚礼在我乡举办，《烟台日报》的一篇长通讯《海岛恋歌》（记者孙向晖），伴着当日的央视新闻联播，写入海岛的新闻宣传史。

2001年我在南长山镇任职时，央视东方时空播出了两期《形象大使》节目，渔家乐的炊烟从此袅绕成《新闻30分》里全国践行“三个代表”典型。当年9月，《烟台日报》刊发了通讯《长岛渔家的形象大使》，使这一典

型发扬光大。

海岛旅游故事在《烟台日报》上“生长”，是我任旅游局常委的时候，这其中也有石爱云、林雪梅等同事的功劳。从春节过大年、二月二龙抬头到孙悟空三岛求方、妈祖节、渔家乐节、太阳节等，每节必请《烟台日报》记者前来采访。

他们常踩着浪花来岛上，我将他们视为亲人。作为千禧年创办的“记者节”庆典的延续，每年的11月8日，我都邀请他们跨海进岛。2005年，我与《烟台日报》记者王成喜共同创作《渔家乐长卷》，被授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。

32年的海岛工作，不论专职还是兼职，我总与《烟台日报》配合默契。在央视《东方之子》亮相的县委王爱民书记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王成强，获得全国五四青年奖章的村书记刘新贵，“拥军模范”蔡大禹，渔家乐1号船长、省道德模范孙明高等人的典型事迹宣传，是我们合作无间的成果。他们都是《烟台日报》的“座上宾”，也是长岛对外宣传的一张张名片。

2006年，在全省首次旅游发展大会的聚光灯下，于旭华书记的发言激起潮涌般的掌声，《烟台日报》在头版头条刊发《旅游业：长岛发展最快板块》。翌年，我作为“山东十大旅游风云人物”，站在山东省广电演播大厅的领奖台上。

《烟台日报》转载《大众日报》长篇通讯《创意旅游神话 打造海上仙山——县委常委、旅游局长吴忠波纪事》，记录着长岛旅游和渔家乐这段激情岁月的征程。而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的《长岛旅游发展经验全省推广》的稿件，至今在档案室散发着浓郁的油墨香。

三

2007年，我从县委常委转任宣传部，常与搭档顾延亮、石其鹏，还有《烟台日报》的记者们熬到深夜，讨论着如何用文字为长岛的碧海蓝天注入新的生机。

那些年，《烟台日报》的头版总能看到长岛的身影。《长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》《“旅游思维”升级生态渔业》《长岛：瞄准国际休闲度假岛》等头版头条，在晨光中格外醒目。

《烟台日报》的影响不可小觑。《半月湾球石》《南隍城鲍鱼岛》《渔家乐1号大瓜婆》等日报素材，化成2007年《神秘的史前面具》等七集央视《走遍中国》专题。

最难忘的是2009年，客轮不断送来带着温度的《烟台日报》。《新思维构建蓝色新长岛》《长岛发展进入“负碳”时代》《长岛渔业实现污染零排放》《长岛抢占蓝色经济新高地》这些头版头条稿件的刊发，标志着县委提出的“低碳海岛”战略的正式实施。这为今天长岛国际零碳岛的建设，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。

如今退休了，我仍然每天逐字逐句地阅读《烟台日报》。从1985年的《她与时代同行》——记著名作家柯岩，到2025年的《国门“双岛”姊妹花》，我实现了跨越40年的《烟台日报》文学梦。

这两年，我写的《东坡食盒》《寅宾出日》《东周龙车》《季札诚信》跻身《烟台日报》“文化周刊”。我恍惚又回到了40年前，这分明是一代报人与一个岛人的相互成全。



人生的底色

□陈安升

真没想到，参加工作后竟干上了文字工作。上学时偏科，对数理化情有独钟，再复杂的算术几何体，我挑灯夜战也要啃出来。但我的形象思维欠佳，遇到写作文表达思想之类的题，脑子就像断了弦，憋上半天劲，只能弄出个三五十字。

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学校教书，工作之余常办板报组织文体活动，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三年后被调到镇上的教委工作，整日里刻钢板发通知，忙忙碌碌闲不下来。1992年5月的一天下午，隔壁的武装部长传话，说镇长找我有事。原来，乡镇的通讯员被县里借调过去，部长看我经常写写画画，觉得可能有点文采，便推荐了我。镇长非常和气地问我：“搞报道能快速掌握全镇情况，对年轻人是个历练，也是个人成长的一次机遇，愿不愿意接上这块活儿？”没有金刚钻，哪敢揽瓷器活，我终究明白自己的短处，但回头一想，人要有点奋斗精神，如果不去蹚一下，怎知道脚下的水有多深，人生的小船能行多远？尽管心里打怵，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。

乡镇里，站、所、办、组林林总总，年轻人颇多，潜在的竞争压力不小。我深知，如果半途而废，以后就难以在大院里立足，便破釜沉舟立下规矩：多看，每天的报刊逐一阅读，从中琢磨写作技巧；多跑，镇上的重要工作都去听一听、看一看；多写，每天至少拿出一篇文字稿，请明白人指点；多下功夫，每晚12点后睡觉，笨人先行，基础不好拿时间补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很快，我写的一篇篇二三百字的小稿陆续被县广播电视台采用了。

一个月后，我向镇党委书记汇报写作成果，领导非常惊讶：“这么短的时间写了这么多稿件，很不错！要提高一下层次，向更高的媒体使使劲。”我心里一震，明白了领导所指，《烟台日报》是咱们的党报党刊，是各级领导非常关注的舆论阵地。我平日里都是抱着高高仰止的态度去阅读，但深知写作功底尚浅，自己的文字还未实现“铅字”突破，所以没有胆量向这么重要的媒体投稿。领导的要求就是前进的动力。那段时间里，我拿着自己的稿子，跟《烟台日报》的作品反复对比。看着人家的文字那么优美、事件那么感人，忍不住写了一点评论感受，随同采写的小消息一块寄到报社。消息一时间不见采用，几天后忽见自己对某通讯稿件的小评论出现在报缝之中。这是见于报端的“处女作”，尽管不足50字，也算不上正儿八经的新闻稿，但我还是看了十几遍，并小心翼翼地剪下来，贴在自己的剪报本上。

那一年的夏天异常干旱，烈日当空炙烤着大地，农田里的玉米、花生、大豆等面临着绝产的危险。大旱当前，乡镇干部全体出动，从书记、镇长到一般人员都奔忙于田间地头。看到干部群众挥汗如雨并肩作战的感人场景，我忍不住写下了《千群齐心协力抗旱保苗》的消息稿，两天后竟发在了《烟台日报》“抗旱保收”专栏里。这是我第一篇见报的新闻稿，由此写作动力大大提高。各级高度重视农业生产，夏收秋种、抗旱防汛都召开现场会，上级领导亲临检查指导，《烟台日报》开设了相应的栏目，报道各地的先进经验。于是，我借助这些专栏，把镇里的田间管理、三秋生产等做法推上了《烟台日报》。

一次下乡，村干部提及本村一老人住在山上，十几年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，昔日光秃秃的荒山变成了绿水青山。我感觉这是个好题材，便抓起自行车往山里

（陈安升，现任海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
我与《烟台日报》的情缘

□孙超

我跟《烟台日报》是有一些缘分的。

《烟台日报》教我好好习武

1970年初冬的某一天，在捕俘拳训练场地，解甲庄公社武装部的一位干事，站在由全公社43名学员组成的队列面前，举起手里的一张《烟台日报》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上报纸啦！”

要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还得让我从头说起——高中毕业后，我回村务农——当时没有高考这一说。入冬，武装部组织全公社的基干民兵集体训练，地点在部队驻地。

我村的男民兵被安置在部队的一处营房里。我铺好被褥，躺下跟邻铺的人闲聊。民兵连长挨着我躺下了，对我说道：“这次民兵训练，上级让每村挑选一个人，去参加新增加的捕俘拳训练项目，我准备派你去。”

我一听，极不情愿地说：“连长，我不行，你另派一个人去吧！”

“你有文化，人又机灵，我就看好你了！不但要去，而且还要学得好！”民兵连长不等我再说什么，腾地站起身走了。

军令如山，我只得服从。

训练十分艰苦，压腿、站桩、冲拳、踢腿……一天下来，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，浑身哪儿都疼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，死沉死沉的。吃过晚饭，我倒头便睡，一觉到天亮，才解过乏。我正想打退堂鼓，改变我主要的事情发生了——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——那位干事一改往日的严谨，面带喜色，让我们列队听他读报。那是一则简讯，登在《烟台日报》上，反映捕俘拳训练队刻苦训练的情况。这使得我跟队友们深受鼓舞，训练更加投入，技艺长进很快。

在民兵训练总结大会上，全公社的民兵黑压压地列队站立在会场四周，观摩捕拳队表演捕拳。我们43名队员，从“直拳”开始，一直到“铲腿”结束，一气呵成，英姿飒爽，精神抖擞，整齐划一，收到了极好的表演效果，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

那次，我被评为全公社的优秀学员（仅有三名）。回村后，在全村的民兵训练总结会议上，民兵连长把我好一通表扬，说我是好样的，为我村争了光。可是，他哪里知道，若非《烟台日报》那篇文章给我鼓了劲，说不定我会半途而废啊！

《烟台日报》成就我的文学梦

转过年，我被聘为民办教师。

好像是1984年吧，我的一篇小小说，被登在《烟台日报》的副刊“半岛文艺”上。小说原来的题目是“一只蝼脚”，发表时编辑给改为“蝼脚”了。

那时自己大懵懂，竟没有留意那一期副刊的责任编辑是哪一位！而今，那张报纸早就不知放哪了，否则，便可以据此联系到这位编辑，跟他（她）面谈或笔谈，一来表示感激之情，二来躬身求教。

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，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，一眼瞥见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邮件，寄件人一栏赫然打印着“烟台日报杂志社”。我当时说不出是紧张还是高兴。我坐了下来，摸了摸那鼓鼓囊囊的邮件，心里像揣了一只蹦蹦跳跳地撞击着我胸口的小兔子。

邻桌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催促我：“孙老师，这是烟台日报社寄来的，该不会是你投的稿被登出来了吧？”

经她一说，其余几位老师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我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当众将邮件拆开了，一看，是数张《烟台日报》。我展开那带着墨香的报纸，目光隼般在“半岛文艺”上掠过，心里一沉：版面上并没有《一只蝼脚》！这让我心凉了半截！不过，我发现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《蝼脚》。

“那或许就是我的《一只蝼脚》吧？”我一边期盼着，一边蜻蜓点水似的浏览了一遍《蝼脚》，不由自主地一阵狂喜：“谢天谢地，果然是我的处女作啊！”

那一天，《烟台日报》传遍了所有教师办公室，我任课班级的学生们得知这件事后，也纷纷要求我念给他们听，不少同学还因此喜欢上了写作。后来，在我的指导下，其中有好几位学生多次在全国中学生大赛中获奖。

这篇小小说的发表，不啻是编辑帮我捅破了文学殿堂那层神秘的窗户纸。此后，我信心倍增，笔耕不辍。我多次于各级作文大赛中斩获奖项，出版了50万字的《约山亭诗稿译注》，著有《张养浩元曲今译》《牟平遗香集今译》和八幕传统京剧《李永绍》。

回想起来，我习武，幸遇《烟台日报》的鼓励；我作文，承蒙《烟台日报》的眷顾。这也许是因我与《烟台日报》三生有幸罢！

心灵栖息的家园

□鲁从娟

2016年9月22日，我在《烟台日报》副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美丽蔬菜花》。与我同版的有林春江老师的《相约长春湖》、赵艳红的《老外眼中的汉子王国》等。因为是第一次有稿子发在报纸上，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还把同版的所有的文章都读得熟透。

那时的我，常在《烟台晚报》发表豆腐块、萝卜条，自娱自乐，而朋友晓奕的诗歌和散文频频刊发在《烟台日报》的副刊版面上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。晓奕鼓励我说：“你只管大胆地投，要相信自己。”现在想想，如果没有她的鼓励，我可能与《烟台日报》“无缘对面不相识”。第一篇文章发表后，我的投稿热情高了起来，接着又发表了《给生命配乐》《把日子过成诗》等文章。

此后近十年的时光里，我在《烟台日报》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。以前，周四是“文化周刊·悦读”版，周五是“文化周刊·半岛”版。我满怀期待这两天的到来，忙着查阅电子版，或跑到我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报纸，无论如何也得把版面上所有作者的文章都逐篇阅读、学习一遍，方才觉得过瘾。

我常常和林春江、林春山、姜德照、林红宾、北芳等作者同版。林春江是一个能把小事写活了的人。萤火虫、蝉儿、丁香、腊梅等，在他的妙笔之下变成了一篇篇暖人的文章。他的心“极细腻，如绣花针落地”。来一越南洪街，一篇美食文章新鲜出炉；逛一次所城里，一篇有内涵的文章横空出世。

林春山的文章以小见大、情感细腻，善于观察生活。他的《深夜，有雨敲窗》一文，读来令人浮想联翩、心潮起伏，滋生出如李清照的“伤心枕上三更雨，点滴霖霪，愁损北人”那般的缠绵愁绪。《雨雪桃花共舞者》一文里有句“清明已过，百花聚齐，雪还来凑什么热闹”，让人忍俊不住。

王永福老总编的书评精彩到位，他博览群书的功底可见一斑。读了他那篇《诱人的生态美》——重读《猎人笔记》的书评后，我对这本书有了概括性的了解。这是一部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一部“点燃火种的书”，

故事以一个猎人的狩猎活动为线索，描绘了俄罗斯各地的自然风光、人情风俗以及地主、管家、磨房主、哥萨克、农民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。

潘云强是一位老人，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透着风趣幽默。他笔耕不辍，在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，题材大多与部队相关。在《党小组长老宋》这篇文章里，他将炊事班长老宋这个人物刻画得鲜活灵动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战友家住大海阳。他每天行走在芝罘区的大街小巷，海岸路、小黄山、老胡同、老房子、烟台博物馆、璜山书院等，一路走一路看，将风景收入眼中、流淌于笔尖。他的文章里是本土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。

北芳的二十四节气文章独具风情。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紧密相连，是农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南。北芳常年在田间摸爬滚打，熟悉大地的脉络，了解庄稼的四季更迭，才能把“二十四节气帖”写得如此精妙到位。

刘吉训创作的一首首清新的小诗，如一股清泉汩汩流淌在读者的心间。还有姜德照、牟民、杨文革等作家的作品，我每篇必读，一字不落。阅读日报副刊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，是我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
不光是我，还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都在密切关注着《烟台日报》。周五是文学爱好者们的高光时刻，芝罘诗歌群、芝罘散文群、莱山作协群、烟台作协群都会把日报副刊的发稿情况及时发到群里，供大家赏析。张文泰在珠玑党群服务中心，手边有日报，也会第一时间把文化周刊版面拍下来发到群里。大家会立即向作者表示祝贺，热闹得很。热心的张文泰就是我们的“福星”，我们的“报喜鸟”。

《烟台日报》是展示烟台的舞台，是了解世界的窗口。值此《烟台日报》创刊80周年之际，我衷心期望日报与时代俱进，不断创新，越办越好！同时也感谢日报编辑和记者的辛勤付出，是你们为读者创造了美好的精神家园。